



文学艺术读物
重庆故事系列

溥白堂的故事



郝成竹 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

文学艺术读物
重庆故事系列

《重庆政协报》连载刊发
纪念人民政协六十周年

郝成竹 著

沧白堂的故事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沧白堂的故事/郝成竹著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624-7081-6

I. ①沧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—地方委员会—概况—重庆市 IV. ①D628.7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7704号

Cangbaitang de gushi

沧白堂的故事

郝成竹 著

策划编辑: 周 晓

责任编辑: 李桂英 版式设计: 黄俊翔

责任校对: 任卓惠 责任印制: 赵 晟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83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11.25 字数: 134千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7081-6 定价: 25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序

我推荐这本书

邢元毅

作为直辖市重庆政协第三届主席，我幸运地亲历亲闻：

重庆市政协成立53载之际，我有幸成为人民政协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，机关地点就在昔日沧白堂旧址——那里有重庆市政协自成立以来的岁月痕迹，更有其原址自身的历史厚重——为辛亥革命先驱杨沧白所建的纪念堂。

上任第二年，即2009年早春，搬入现在的新办公大楼，并在此迎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政协贾庆林主席。斯时斯地，庆林主席召开了统一战线、人民政协工作座谈会。座谈会上，我们亦因此有了一项新任务——扩建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。这样的陈列馆，在全国尚属首个，至今唯一。陈列馆的建筑基础，源于重庆谈判期间，毛泽东主席数次拜访张澜之地——民盟先贤鲜英（特生）私宅——特园之康庄；特园主人，被贾庆林主席称为当今孟尝君。

200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人民政协60华诞；
2011年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，辛亥革命100周年……

这一切，都在第三届市政协所处时段中发生，发展，发力。

这一切，都在我们自己的报纸——创刊于1984年4月的《重庆政协报》上，被一一记载。

今天，《重庆政协报》将人民政协的一段往事、一脉春秋辑集成书，并命名为《沧白堂的故事》出版，旨在“为人民政协存一段史，为团结民主讴歌一曲，为六十华诞献一份礼”。

我推荐这本书。

我推荐这本书，因为“政治协商”得名于重庆，“沧白堂事件”之民主薪火传承至今，并将延续。

我推荐这本书，因为全国8个民主党派，有4个诞生于重庆，四座纪念碑落成、揭幕，我都亲历。

我推荐这本书，因为全国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在重庆。

我推荐这本书，因为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——统一战线在重庆植根、抽芽、开花；抗战英名，红岩魂魄，至今仍令我们高山仰止。

我推荐这本书，因为我是政协人。



沧白堂的故事

Cangbaitang de gushi 目录



序——我推荐这本书

- 别了, 沧白堂71号 / 001
- 沧白堂不曾飘过 / 006
- 廖伯康的政协情缘 / 012
- 重庆“各代会”记忆(一) / 017
- 重庆“各代会”记忆(二) / 022
- 重庆“各代会”记忆(三) / 027
- 沧白堂与红岩英烈(上) / 033
- 沧白堂与红岩英烈(下) / 037
- 特园寻踪(上) / 042
- 特园寻踪(中) / 047
- 特园寻踪(下) / 052
- 特园寻踪(续篇) / 057
- 惟贤与台湾 / 061
- 春森路三杰(上) / 066
- 春森路三杰(中) / 071
- 春森路三杰(下) / 077

从国府路到金汤街（上）	/ 082
从国府路到金汤街（中）	/ 088
从国府路到金汤街（下）	/ 093
白象街纪事（上）	/ 098
白象街纪事（中）	/ 103
白象街纪事（下）	/ 108
“民主与科学”之九三学社（上）	/ 113
“民主与科学”之九三学社（中）	/ 118
“民主与科学”之九三学社（下）	/ 123
多党合作的四座丰碑	/ 128
长河星迹拾遗（上）	/ 133
长河星迹拾遗（中）	/ 137
长河星迹拾遗（下）	/ 142
市委政协工作会	/ 148
十年政协参政路（上）	/ 153
十年政协参政路（下）	/ 158
没有结束的故事	/ 163
后记	/ 166



别了，沧白路71号

2009年2月11日，农历正月十七，大年过去第三天。

这天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到了渝北区红锦大道68号——刚刚入驻的重庆市政协机关新大楼。在一片处处见绿的早春暖色中，人们忆起2004年11月，贾庆林主席到当时的重庆市政协机关大楼——沧白路71号的情景。在那幢承载着重庆市政协整整54年（1955—2009）历史的大楼里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热邀贾庆林主席，请他来年再来看一看重庆的巨大变化。

时隔5年，他果然来了。

在崭新的市政协议政厅，贾庆林主席召开了统一战线、人民政协工作座谈会。

会场里春意盎然，参会人春风扑面，有贾庆林主席一行20余人和重庆市委、市政府、市政协主要领导等50余人。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主持会议。

贾庆林主席于2月10日到重庆，如人们所言：贾主席这个时候来到重庆，大家的感觉和心情都不一样。中国人常说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，又正好赶上市政协刚搬进新大楼，有人笑说贾庆林主席给市政协“暖房”来了。

时间回到2009年1月22日下午4时，农历腊月二十七，昔日沧白堂，现今沧白路71号即重庆市政协机关所在地，人们怀着一份情感，带着

一份心意，赶到这栋几经修缮的现代时尚白楼里，走进金碧辉煌的议政厅，在这里进行最后一次市政协机关团聚。

第一届市政协主席张文彬来了——虽头发花白，却依然神采奕奕；第二届市政协主席刘志忠来了——精神矍铄如常，与离任时情景无二；重庆市政协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、本届主席邢元敏忙着招呼直辖前第九届副主席、八十四岁高龄的张弘谋……总之，欢乐的人们都有一丝不舍，他们都知道，一年一度的相聚，当下在这里进行的是最后一次。

2009年2月1日，重庆市政协机关职工刚过完春节，开始节后的第一天上上班。那天，自市政协主席邢元敏，到每一位机关职工，都在做着同一件事：收拾办公室的东西，准备搬离沧白路71号。

第二天，为着3日就要大搬迁，2月2日这天的中饭，全体职工免费进餐。因为下午还要接着收拾，于是不兴敬酒。然而作为市政协秘书



2008年9月，重庆市政协即将搬迁新址，在旧楼前合影。前排中为现任市政协主席邢元敏

长的王长寿，还是在麦克风前说了一段令人动容的话：“据市政协老人们说，重庆市政协自成立以来，就没离开过这——沧白路71号！”

或多或少，在每一位老政协心中，都有点伤感和不舍。

在沧白路71号，时下政协机关在职人员中、资格最老的人之一，是市政协副秘书长、研究室主任熊康敏。那天，他从自己的抽屉翻出了几个月前照的搬迁集体留影，看着他本人这个“政协的老人儿”但还不算老的人影，回忆起30年前他24岁（1979年，正好是改革开放刚开始），从一个云南知青再到云南氮肥厂工人，因是独子，调到市政协机关上班的事。

走进沧白路71号，他说，那时的市政协，只有三个机构：联络处，涵盖现在的专门委员会；文史办；秘书处，囊括行政后勤工作。他在联络处的科技民宗那个组，跟着徐淑德、张淑贞两位女老师学习怎么做政协工作。说着，怀念之情溢于脸上。

他说，刚到机关时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：工作档案是一摞一摞地摆在地上，没地方搁。正在他办公室谈着，电话来了，是邢元敏主席的，说的是贾庆林主席要来的事。放下电话，他接着说，正因为那时的印象深，二十几年后，当他接手领导档案管理时，他那早有的志向就涌出来，他下功夫建档案室，从而将档案管理做到了一级档案的水准。现在他虽然没管这事了，但这份荣誉却在市政协沉淀下来。他说到那时的人际关系：“那时的人真的很真诚，很和谐。一是每天一上班，所有的人都参与做清洁，拿的拿扫帚，拿的拿拖帕，全机关有30来人吧。没有清洁工。”他回答着我的话，陷入那个纯真年代的回忆，脸上的表情也纯真起来。接着他讲第二个特点：“从主席到打字员，全都是拿着搪瓷碗或搪瓷缸，在食堂窗口排队打饭吃，没有人特殊。”我也记起，20年



建于1953年的沧白堂旧址——市政协办公楼



建于1992年的沧白堂旧址——市政协办公楼



撤离沧白堂旧址后，重庆市政协新大楼

前，我来到政协时也是这样，只是，在有的人的“习惯”下，已经开始了谦让领导先打的习惯。

熊康敏继续回忆：“最记得的是第七届政协主席段大明——段老，那是真和善。”段老活到了92岁，我也见过他。他虽然个子不高，却是老红军出身。熊康敏说：真的，他刚来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主席，只觉得是个好和善的老头儿。后来知道了他是主席，也不怕他，因为他从不批评人。记得有个夏天，他为了看一看大家的劳动纪律，便端了把椅子坐在大门口，结果迟到的同志再也不好意思犯这个纪律了。

熊康敏说：“我到政协机关，刚好是改革开放的开始，段老带着大家，为民族宗教界的冤案大量平反，因为我在这个组，所以印象特别深。他做了很多好事。那时候，机关的老年人多一些，都信奉‘老牛亦知夕阳晚，不用扬鞭自奋蹄’这句话。”

市政协一直在沧白堂原址办公，一直到1992年，第九届（直辖前）主席黄冶任上，才重新修建了这幢楼——沧白路71号。地点仍在沧白堂原址。

（原载《重庆政协报》2009年2月13日，总第1616期）

沧白堂不曾飘过

“飘过”是网络用语，意思是上网看到了什么，却什么意见也没发表，什么痕迹也不留下，于是，“飘过”。

小标题上的沧白堂，与大标题“沧白堂的故事”中的“沧白堂”，不是一个概念。“沧白堂”是一个抽象的，意为人民政协，指代性很强；沧白堂则是一个具体的建筑。

无论是哪种意义的沧白堂，在重庆人心中，从来都不曾“飘过”。

2009年1月的一天，终于联系上了91岁的彭伯通老先生。1955年，重庆市第一届政协成立，他就是政协委员。想到他失聪多年，便准备了两个本子，欲与他笔谈。

85岁在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岗位上离休的彭老，长得就像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老顽童周伯通一般，圆脸、微胖，全然没有九十高龄那种仙风道骨的模样，但他却是出了名的“街名通——彭伯通”。

他的《古城重庆》，为网络小说《失踪的上清寺》作者罗渝所广泛运用，罗渝还在后记中感谢“未曾谋面的彭伯通老先生”。彭伯通在中央大学学的是经济，为何对重庆古城颇有研究？近日听了杨力的解释，才明白其中缘故。

与彭老同为一个党派——农工民主党党员的杨力，现在是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，之前他和彭老一样，曾为农工党重庆市委的宣传处长，只是时间差了几十年。杨力给我讲述了一段流传于农工党

市委机关关于彭伯通的故事：彭伯通的人生正大红大紫——既为新成立的重庆市政协之委员，又逢农工党中央准备调他这位闻名于农工党内的“大笔杆”到北京拟任农工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之时，他被划为了“右派”。彭伯通硬是想不通：他是中央大学的高材生，是被巴县才子、“吉芝老人”曾纪瑞“钦点”的孙女婿。他在



彭伯通（龚伟 摄）

新中国成立前就担任农工党四川省干部会负责人，是与共产党同患难的民主党派人士。为啥一夜之间，天就垮下来了？想不通也得通，要不咋叫彭伯通。在事业如日中天时，却一下子摔下来，但他总得做点什么，于是重新寻找人生的追求。他多了一个业余爱好：人们常常看到，30多岁的彭伯通，戴个破草帽，成天走街串巷，东张西望，还拿个本本，记下那些时候的人都不屑于记忆的东西。他还奔走于图书馆、档案馆、书店、书摊，埋头于书斋、故纸堆，寻找有关重庆古城的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故事。二十几年下来，他就成了“街名通”。1981年，他的《古城重庆》问世。

记得10年前，也是在他的家里，“彭伯通坐在家中客厅里那张唯一的、很旧的、磨亮了的藤椅上，旁边是他的老妻、同岁的曾昭成。老两口一个耳聋却眼神好，一个患白内障却听力好，他们相得益彰地向记者讲述了世纪故事：重庆第一批学堂诞生记……办学人中，一个是曾昭成的祖父曾纪瑞（字吉芝），一个是彭伯通的外祖父璧山秀才李映冈（字梧菴）……”这是我当时写下的情景。

十年过后，还是这老两口，只是老妻基本不说话，静静地坐着，一点没有九十高龄的苍老，面容和十年前几无变化。而彭老，说话速度慢了不少，想一阵，说一阵。在我笔问、他口说中，我慢慢理出了头绪。

或许正是因为他被打成“右派”，转而钻研历史，才有了后来的博古通今。

想不到，彭伯通对杨沧白还颇有研究，对这位大他36岁的辛亥革命志士，心存敬重。

“沧白堂？那是纪念杨沧白先生的地方，国民政府专门给他修的纪念堂。杨沧白又叫杨庶堪，沧白是他的字。辛亥革命前，他在沧白堂的前身——重庆府中学堂任监督（辛亥革命后叫校长）。沧白堂对面有座张培爵烈士纪念碑，张培爵是杨沧白的同道、重庆府中学堂的学监（辛亥革命后叫教导主任）。辛亥年，杨沧白、张培爵以重庆府中学堂为指挥部，领导重庆起义。

辛亥革命时，我还没出生，但我后来是在重庆府中学堂的后身——现在市体育馆附近、所在地叫做骆家花园、改名为重庆联合县立中学读的书，也算是和沧白堂有缘……”

1991年，辛亥革命80周年，彭伯通撰文《辛亥革命四川的主帅杨沧白》发表，他写道：“……1918年，杨沧白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省长，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等职。抗战爆发后，他拒绝汪伪政权利诱，抛妻别子，转抵重庆参加抗战，逝世后举国哀悼。”

“杨沧白于1942年逝世，杨沧白先生纪念堂是1942年11月22日举行杨沧白追悼大会后，于1943年7月17日举行落成典礼，并将建国路（原香水桥街、书院街、炮台街等合并而成）改名沧白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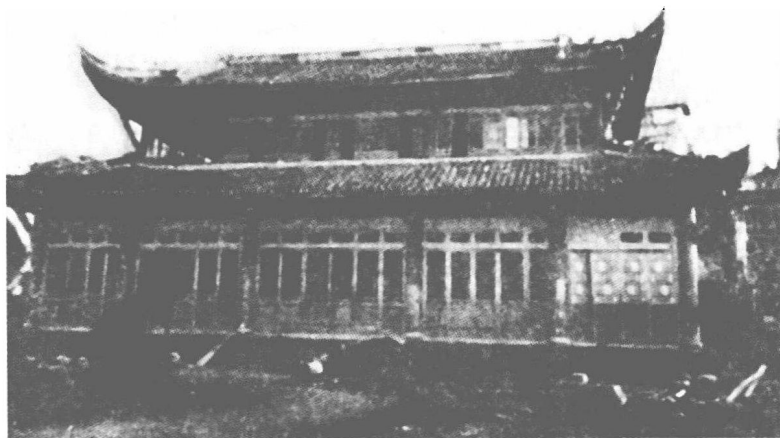
“正如不能忘记杨沧白一样，沧白路，是重庆人不能忘记的一条老



杨沧白遗像



张培爵烈士纪念碑（彭越 摄）



沧白堂老照片（三峡博物馆供图）

街。在这条街上，曾经是辛亥年杨沧白高举义旗推翻清廷的总指挥部。在这条街上，至今还屹立着杨沧白的战友，辛亥革命烈士张培爵先生的纪念碑。”彭伯通没有这样说，但这是他的意思。

还是辛亥革命80周年那年，我在《巴县志》中查到了一位辛亥革命杰士——袍哥大爷况春发，便寻至涪陵采访其女儿、80多岁的况培英。民国巴县志载：况春发，巴县冷水场人。至辛亥革命时，已在重庆会仙桥开有几间鞋铺，既精武艺，且乐善好施。重庆起义，他出资千金购武器枪弹，秘密组织300勇士，于1911年11月22日助张培爵、杨沧白夺得重庆政权。功成后不为仕，及卒，家无余财。

“想不到，无官无名、死去多年的父亲还会有人记起”，感叹之余的况培英讲述着往事：父亲不但不准给我缠足，还早早地将我送进学堂住校读书，我们姐弟四人都进了学堂。听父亲的学徒讲，重庆夺权后，蜀军政府要还银两给父亲，孙中山大总统还要在南京召见父亲，封他为夔门海关监督。这一切，父亲都执意不受。他说，我之所以助诸公打倒清朝官吏，完全是因为痛恨清朝的统治，痛恨贪官污吏。

况春发的行为是否感动了杨沧白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杨沧白在建立了蜀军政府后，自己只当顾问，力推张培爵任都督，却是铁一样的事实。而况春发身后虽没有留下任何遗产，更不说纪念堂，但他的英名，却和杨沧白一起，写进了《巴县志》，融进了重庆人的心中。

1946年1月，国民政府召开了现在人称“旧政协”的政治协商会议，那个会，开了二十多天，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加。会议期间，组成了“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促进会”（简称协进会），由协进会组织了多次民众大会，由政治协商会议代表通报会议进展情况。第4次到第8次民众大会因原会场地方太小，改在了沧白堂。几天中，国民党天天派